

助力海军搅局地区争端

美海岸警卫队欲增兵西太

■耿向辉



美海岸警卫队舰船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卡尔·舒尔茨近日公开表示,美海岸警卫队正积极推进西太地区兵力部署计划,未来可能代替美海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从当前情况看,美海岸警卫队增兵西太主要是为协助美海军介入地区海洋争端,未来或将对地区安全稳定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大力推进增兵计划

舒尔茨透露,美海岸警卫队当前主要从3个方面推进西太兵力部署计划。

一是验证部署概念。舒尔茨指出,通过近期从美国本土到南太平洋萨摩亚的“艾加行动”,美海岸警卫队已成功验证新型“前沿兵力部署概念”,即由1艘母舰搭载小型巡逻艇执行为期30天的远征行动。“前沿兵力部署概念”旨在提高海岸警卫队的远征能力,扩大美在太平洋地区前沿存在和兵力部署。

据悉,在“艾加行动”中,“沃尔纳特”号远洋救生补给船和“约瑟夫·格拉克”号快速反应巡逻艇从夏威夷出发进行远程部署,行程将近2400英里(约3862公里),展示了美海岸警卫队的远征能力。未来,美海岸警卫队还考虑执

行更长时间的兵力部署任务,“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帕劳都有可能成为兵力部署目的地”。

二是强化国际合作。近期,美海岸警卫队与菲律宾进行了联合演训。美媒透露,美海岸警卫队未来将与更多盟国加强合作,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范围。据悉,美海岸警卫队下一步计划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分享经验和技能,舒尔茨也计划近期访问日本,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负责人会晤,以便“加强与地区伙伴的合作”。

三是改进部署方式。目前来看,美海岸警卫队计划运用两种部署方式。一种是前沿部署,美海岸警卫队未来将在关岛部署3艘快速反应巡逻艇,最快将于2021年前部署到位。此举将为其提供“更长的腿和更强的能力”,可以执行更频繁、更长时间的巡逻任务。另一种是援助部署,比如,美海岸警卫队计划向越南援助24艘小型巡逻艇。

助力搅局意味浓厚

综合来看,美海岸警卫队此次推动西太增兵计划,既有自身发展的利益考量,又意在协助美海军搅局西太海域。

首先是推动海警力量发展。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海岸警卫队便提出介入西太周边海域计划,但未获批准。美国政府当时认为,海岸警卫队的提议主要是为争取预算。今年3月,舒尔茨

在履新美海岸警卫队司令后的首份“警情咨文”中表示,美海岸警卫队需要在印太、非洲和北冰洋地区发挥更多影响力,并申请6.57亿美元的建造经费(包括8艘大型“国家安全巡逻艇”)。由此不难看出,增兵西太很大程度上是美海岸警卫队争取更多预算、推动自身发展的“噱头”。

其次是弥补海军力量不足。虽然美海军未来计划将60%的舰船部署至印太地区,但第七舰队目前力量配置明显不足:自2017年两次撞船事故后,“麦凯恩”和“菲兹杰拉德”号驱逐舰已瘫痪,“巴里”号驱逐舰长期在港内维修。在西太地区部署海岸警卫队舰船,可以担负美海军在该地区的部分职责、分担部分任务,减轻第七舰队作战部署和日常巡逻压力。

再次是强化海上干预效果。近年来,美海军的“灰熊”在印太海域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时,常常遭遇各国海警的“白熊”,场面十分尴尬: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一方,反倒更像是干扰“航行自由”的一方。作为美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巡逻行动等级低于美海军的高风险军事干涉行动,高于国务院的外交交涉方式,被视为“最合适的干预方式”。

潜在危害不容低估

美海岸警卫队平时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主要担负美国领海、专属经济

区和公海的执法任务。此次赶赴万里之外的西太海域执法,完全是一种“长臂执法”行为。展望未来,美海岸警卫队西太部署计划一旦付诸实践,可能对地区局势产生不利影响。

一方面,笼络地区盟友,使地区海洋问题更趋复杂化。近年来,由于挑衅意味过于浓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遭到东南亚和东亚盟友集体抗拒,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与海军作战力量相比,美海岸警卫队既能为地区盟友提供人员培训和援助支持,其“执法力量”属性也有助于减轻上述国家的担忧,使其陷入美国“联合执法”的陷阱,进一步增加海洋争端解决的难度。

另一方面,软硬力量配合,使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海岸警卫队和海军组合,既能解决美国宣称的海上力量“不足”问题,也能让其“航行自由行动”更趋灵活,进一步提升其所谓战略威慑能力。用舒尔茨的话说,“在大国竞争的复杂地缘环境中,美国对强大海警力量的需求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

然而,无论是美海军的“航行自由行动”,还是海岸警卫队在地区海域的“执法行动”,都是“换汤不换药”,本质上都是为强化美军前沿军事存在、推进印太地区军事化。未来,美海岸警卫队如果执意推进西太地区增兵计划,不仅损害沿岸国家安全利益,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环球时评

印度军事大国地位遭质疑：不是壮，是虚胖

■石平

近日,印度网友关于“印度是全球第四军事大国”的言论,在网络上引发不少争议。有网友表示,如果根据2019年全球军力报告发布的印度军力数据,以及进一步从人口、国土面积、核威慑等要素来考察,印度排名全球第四军事大国,的确无可厚非。但现代战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决定国防能力的核心要素除武装力量建设外,还包括国防工业、国防工程等诸多方面。仅凭一纸静态数字,难以评估印度真实军事实力。

印度第四军事大国地位遭诟病的焦点之一,是印度缺乏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三军主战装备号称“万国牌”。印度本土制造的“阿琼”主战坦克、“光辉”战斗机和国产航母等,问题不断。虽然近年莫迪政府为提高本国国防工业水平,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作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印军80%的防务装备及配件依赖进口。这造成印军不仅在技术上受制于人,而且由于武器装备性能参差不齐、保障复杂,难以形成一体化作战能力。

印度第四军事大国地位遭诟病的另一焦点,是印军没有建立起高效的现代联合作战体系。

印巴冲突后,印度曾启动新一轮军队改革,重点改革三军分立体制,但实行过程中雷声大雨点小。印军前高官沙迪什·杜阿中将近期指出:“别跟印度人谈联合作战!”他认为,规模超过百万的印度军队号称拥有领先的联合作战能力,事实却并非如此。《印度时报》披露,今年2月克什米尔边境冲突中,印度空军根本无意出动先进战机为陆军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且实际原因竟是空军不愿被陆军战地指挥官呼来喝去。

印度原计划设立国防参谋长体制取代参谋长委员会,但只成立了联合国防参谋部作为过渡措施,联合国防参谋长军衔低于各军种参谋长,只有协调权没有指挥权,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形式上,都指挥不动军种,导致联合国防参谋部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印军也曾计划成立战区司令部实现三军联合,但目前为止只设立了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作为试点。印军几年前提交的组建网络、太空和特种作战联合司令部的建议,至今仍任在等待内阁安全委员会的

批准。其实,网络上争高低并无现实意义,印军对自身问题心知肚明。去年年底,印度陆军参谋长比平·拉瓦特上将启动陆军改革重组计划,以提高印军信息化和一体化水平,打造一支“精干灵活”的军队。但纵观印军历次改革,错综复杂的部门利益,各组织间相互掣肘,大选或边境冲突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几乎没有一项改革方案得到彻底执行。对此,网友称,印度军队看似强大,但实际上仍存在很多痼疾,充其量只是外强中干。

欲绕过美国单独派兵

日本加紧中东布局

■文威入

日媒报道称,日本拟于2020年初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周边执行信息搜集任务。此前,日本明确表态不会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护航联盟”,近日却突然宣布将独自向该地区派遣自卫队,引发外界关注。事实上,日本一直将中东地区视为提升影响力、谋取利益的关键板块,试图成为中东秩序的参与者、塑造者。

成立对策小组

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下榻达探讨向中东派遣自卫队的指示后,防卫省随即成立研究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事宜的对策小组,探讨具体问题。对策小组初步决定,此次派遣的兵力和装备将从海上自卫队抽组,行动指挥由协调陆海空自卫队行动的统合幕僚监部负责,后勤则依托正在扩充之中的吉布提基地。具体看,此次将派遣1艘“宙斯盾”驱逐舰和1架P-3C侦察机,此前日本已派遣海上自卫队在索马里海域执行任务,未来,日本在该区域将拥有2艘“宙斯盾”驱逐舰和2架P-3C巡逻机,形成联合行动态势。

目前,日本防卫省已展开各项准备工作,相关人员最快将于3个月后动身。日本强调此次派兵只是赴中东地区进行情报搜集,行动过程中如未获伊朗同意,不会轻易进入霍尔木兹

海峡。此举凸显日本在向中东派兵问题上小心翼翼,既不愿参加美国“护航联盟”充当“打手”,也不愿彻底放弃在该地区寻求军事存在的机会。

谋求更多利益

虽与中东地区相隔万里,但近年来日本从表态到行动,从政治到经济,不断强化在中东的参与感,其目的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首先,确保石油供应安全。日本从中东进口原油占其原油进口量的80%以上,其中一大半运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海路不通,将对日本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日本担忧一旦美伊矛盾激化,中东海上交通线将因两国交战而陷入中断。

其次,借中东事务扩大政治影响力,谋取“政治大国”地位。日本2018年版《外交蓝皮书》,首次明确将“为中东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列为外交重点。今年6月,安倍突访伊朗,凸显出日本谋求提升对中东关键事务的影响力。未来,日本将继续把中东地区作为对外战略试验场。

第三,维持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为国内修宪正名铺路。近年日本试图以中东地区为突破口,借反恐、打击海盗等名义,突破限制,实现“出海”。



日本将派“宙斯盾”驱逐舰赴中东执行情报搜集任务

俄亮出2019年装备建设“成绩单”

■杨志凯

近日,在俄军工产品统一验收会议上,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对2019年以来武器装备列装和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年内国防订单完成率和装备现代化进程表示满意。今年以来,俄装备现代化占比明显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部分在研项目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1个装备满员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团即将投入战斗值班

装备列装进程加快

绍伊古表示,为确保军工系统严格执行国防订购计划,2019年起俄国防部对国防订货实施独立财务结算制度,从项目运行和资金利用两个层面对军工企业进行监督,加速了装备列装和武器更新换代。

资料显示,俄年内投入约1.5万亿卢布(1卢布约合0.11元人民币)用于武器换装工作,其中约70%的资金用于购买现代化装备,计划采购2300余件新型武器,目前已列装1100多件,完成年度目标的47%,剩余部分已进入验收、交付等阶段。军工系统供应速度较2018年增长近7%,国产化率达到85%以上。预计年底前俄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占比将超过预期,达到68.2%。

空天军接装了S-400防空系统,16架固定翼飞机和35架直升机,2枚“联盟-2.1B”运载火箭,以及21座雷达站,其中S-400防空系统可在各主要方向担负战斗值勤,并在对外军售中提升了俄制武器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

海军加快轻型作战舰艇和辅助舰船的列装,接收1艘“苏维埃茨克”号小型导弹艇,1艘21980型反破艇,1艘19910型水文测量船。“鄂木斯克”号核潜艇和“龙卷风”号小型导弹艇也分别完成修复和升级工作,并交付部队。10月,又有包括1艘起重船,1艘锚地拖船,2艘靶船等辅助舰船相继入列海军。此外,俄海军已列装2个营的“棱堡”岸防导弹系统,第3个营套装备已生产完毕即将部署;接收38枚“缟玛瑙”反舰巡航导弹,另有17枚正在办理验收和交接手续。

战略火箭兵核打击力量继续得到充实,已接装9枚弹道导弹,9套公路机动发射装置和15套通信与支援设备。按计划,1个装备满员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团将在11月投入战斗值班。另外,陆军和空降兵接收了219辆坦克和装甲车,75套导弹和火炮武器系统,56套空降突击装备。随着列装进程不断加快,俄各军兵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率稳步提升,据俄国防部评估,年底前战略火箭兵现代化比例将接近85%,空天军达到74%,空降兵和海军超过60%,陆军突破50%。

在研项目进展顺畅

在加快装备交接的同时,年内俄军工在研项目推进较为顺利,为俄军现代化提供了技术基础。

空天军新型运输机、各谱系无人机,海军新型辅助舰等项目都取得积极进展。新一代重型运输机进入试验阶段;改进型伊尔-76MD-90A试验工作接近尾声;伊尔-112轻型运输机完成技术升级,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进行飞行试验,该款运输机将替换现役安-26型机,成为俄运输航空兵的主力;S-350、S-500防空系统的迭代更新,既显示出俄空天防御力量的技术潜力,又加快了S-400防空系统的外销步伐;9月,“猎人”战略无人机与五代战机苏-57完成同速同高飞行试验,标志俄在无人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俄计划在此基础上研制第六代战机。

海军第四代战略核潜艇和特种任务核潜艇即将迎来“井喷”时代,以白蜡树级战略核潜艇为例,1艘处于试验阶段,5艘基本完成建造,预计2020年服

役。俄近期还加快特种任务核潜艇的试验进程,国防部深水武器研究总局亲自组织该型核潜艇首艇“别尔哥罗德”号的核反应堆试验、系留试验和验收试验,该艇将于2020年6月担负战斗值勤任务。辅助舰艇方面,3艘挖泥船和5艘中型油船的建造工作运转顺利,将按计划交付海军。

陆军方面,陆基版“口径”巡航导弹和9M729陆基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等陆军重点建设项目平稳推进;空降兵新型指挥和伞降系统进入验收和交付阶段;“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先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进入试验阶段,即将成为俄战略兵器库新型战力。俄媒称,一系列在研项目的顺利推进,反映出俄装备建设呈现平稳有序的良好态势。

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在今年装备建设相关会议上,俄国防部均将军事基础设施列入议程。绍伊古表示,军事设施的现代化水平,也是军队转型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俄军投入1680亿卢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建设3751座建筑设施,目前已开工2378座;对北极地区新地岛、弗兰格尔岛等5个重要军事基地进行了休整和维护;继续为军人及家属建造公寓住房,加快军事医疗和教育设施的建设速度。

10月18日,俄正式组建非盈利性质的军事建设公司,专门负责建设、改造和修复军事基础设施。预计在该公司专职业务牵引下,俄军营设施开工和交付率将提升15%至20%。俄国防部近期还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2020年前完成所有军械库和弹药库的建设工作;为战略火箭兵建设配套设施,并配备先进安全检测系统;强化北极地区机场和基地建设等。分析称,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为俄军转型发展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